

援
越
抗
美
文
集

火山口上

· 独幕话剧集 ·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抗美文艺作品

• 独幕话剧集 •

火山口上

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收两个独幕話剧。《誓死保卫祖国》写越南南方革命老工人阿觉，深入敌入心脏，炸毁美国侵略軍飞机场，在对敌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故事，慷慨激昂，动人心弦。《火山口上》写的是越南南方革命的地下工作者，一举击毁美軍司令部，痛歼美国强盜的英勇斗争。这两出小戏，人物形象鮮明，矛盾冲突尖銳，簡洁易排，适合业余文艺組織演出。

火 山 口 上

• 独幕話剧集 •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广州光复路17号)

广东省报纸、期刊、出版社登記証粵版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統一书号: 10111·691

书号: 2314·787×1092毫米 1/32·1印张·17,000字

1965年7月第1版

196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,100 定价: (5)九分

目 录

誓死保卫祖国..... 任宝賢 (1)

火山口上..... 周 围 (17)

誓死保卫祖国

任宝贤

时间：现在。

地点：南越槟榔省美国军用机场的电机房。

人物：老 觉——五十五岁，电机房技工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。

阿 方——二十一岁，电机房青年工人。

原 十——伪技工头，特务。

安德逊——美国“顾问”。

布景：天幕上，幻灯打出机场的剪影，台左是电机房的一角，这是电机房总闸和配电室。

〔幕开：追光照在阿方身上，他以南越解放军的装束出现，对观众——

阿 方 亲爱的同志们，在今天，在我们越南南方每个人的心中，都对美帝国主义——这个世界上最凶恶、最残暴的敌人，怀着深仇大恨，这些强盗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上犯下了滔天的罪行。为了彻底赶走美国侵略者，解放南方、保卫北方、统一祖国，在各个战线上，都卷起了排山倒海、势不可当的革命风暴，

涌现出多少英雄人物，做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，就是这些故事中的一个。

这件事就发生在一个月之前，发生在越南南方一个美国军用机场的发电总厂的电机房里。那个时候，我还不是解放军，而是这个电机房的一名工人。这个飞机场是美国侵略军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，美国鬼子的飞机每天都带着化学毒药从这里起飞，去残害我们的庄稼、树木，屠杀我们的同胞。面对着杀害亲人的豺狼，我实在压制不住胸中的怒火。有一天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——（下）

〔灯亮。这是夜里，飞机起飞降落的声音时隐时现，天空中时而出
现探照灯，时而打起照明弹。老觉在干活，原十在着急地查看着。〕

原 十 老觉，这三号线路到底是怎么搞的？

老 觉 出了点毛病，这就修好。

原 十 这三号线路可是要命的地方，要出了事，你可负不了责呀！

老 觉 我知道。

原 十 快点儿，我得忙去啦。（走到门口，与阿方碰上）干活去！（下）

〔阿方上，身穿工人服装。〕

老 觉 阿方，把抹布给我，看看这配电盘，脏成什么样子了。

〔阿方递过一块布。〕

老 觉 我要那块干净的。（自己跑到工具箱旁，拿起一块布）哼！抹布脏了也不去洗一洗。

阿 方 （不滿地）哼！

老 觉 你調到这儿也快一个星期了，可是成天象丢了魂儿似的，磨磨蹭蹭，哪象个干活的样子。

阿 方 （諷刺地）老觉师傅，我可沒有您那样的精气神儿！看起来，您对这种工作还很滿意吧？

老 觉 当然滿意。因为我是在工作，而且我也知道在为誰工作。

阿 方 可我还不明白我在为谁工作。我是越南人，可是出现在我周围的，是美国飞机，美国化学毒药，美国炸弹，还有那些美国强盗！他們……

老 觉 （打断他的话）把扳子递给我！

〔阿方递过手里的扳子。

老 觉 （意味深长地）嘿嘿，你呀！什么都不懂。（下）

阿 方 （对着老觉的背影）給美国人做事还做得这样津津有味。强盗的飞机成天在轰炸我們北方同胞，他倒好象无动于衷，真是不可理解。

〔原十和安德逊上。

原 十 阿方，坐着干什么，到二号仓库运炮弹去。

阿 方 我的岗位是在电机房。

原 十 叫你去运炮弹，就快点去！噜嗦什么！

安德逊 （伪善地）原十先生，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年青人？小伙子，快去吧，这里的工作老觉先生暂时可以胜任。

原 十 快去吧！

〔阿方忍住气，下。〕

原 十 这个家伙，簡直象一只不馴順的山羊！

安德逊 原十先生，你應該懂得怎样去領導你的下層，只有愚蠢的人，才最好发脾气。

原 十 是，安德逊先生。

安德逊 这个人怎么样？

原 十 他是五天前从西貢发电厂調来的，技术倒还行，就是疲疲塌塌，不肯卖力气。

安德逊 就是这些？

原 十 您还需要……

安德逊 我还需要知道他的一切！原十先生，別忘了，这里是重要的軍用飞机场，不是咖啡館，对在这儿工作的每个人，我們都應該钻到他們心里去；要不然，有一天你我都会随着一声爆炸，叫共产党把我們送上天去的。

原 十 是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

安德逊 那个老头儿怎么样？

原 十 不錯，技术上称得起是“老把式”，来这儿两年了，从来不說不道，不到处乱串，甚至不往外多看一眼，只知道悶着头干活。

安德逊 （不耐煩地）又是那老一套。

原 十 当然，他的下手要是工作上出了毛病，他总是要发脾气的。总之，这个人性有点古怪，可是还靠得住。

安德逊 这样过早地相信一个人，我不喜欢。你知道，現在

我們去北越空襲的飞机，几乎沒有一架是完整无缺的回来的，他們的地面炮火太厉害了！所以上級才决定夜間轰炸。这样，这个电机房就担负了不平凡的使命，如果这里出点不大不小的事，那就会影响飞机的起飞和降落，甚至整个机场都会瘫痪，我們的計劃就要全部破产！

原 十 是！

〔老觉上，他手提一飯盒鏽螺絲釘。看了二人一眼，低头工作。〕

原 十 （凑过去）老觉，机器运转的怎么样？

老 觉 一切正常。

原 十 你这是干什么哪？

老 觉 这些鏽螺絲釘扔在烂土堆里，太可惜了。用汽油洗一洗还能用。

〔原十接过飯盒，老觉走到隔板后面。〕

安德逊 怎么样？

原 十 沒别的，都是螺絲釘。

〔老觉上。〕

安德逊 老觉先生，我們美国人最欣賞那种勤奋誠实的工作精神。您对一个美国的螺絲釘都这样爱惜，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感动。

老 觉 安德逊先生，您还是个重感情的人呢。

安德逊 我們美国人的感情最丰富，对于所有經濟落后和不发达的地区，我們都愿意伸出和平和友誼的手。老觉先生，如果您对周围的事情都象对待螺絲釘这样

关心，那您将会为我们之间的友谊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老觉 我不明白您的话。

安德逊 比方说，您的下属，您的助手，以及您周围所有的人，他们平时都在干什么？讲些什么？

老觉 我一生都是在机器旁度过的，就知道干活，别的事，我不愿意多操心。

安德逊 好，这正说明了您的朴实性格。老实说，我很喜欢您这个人，因为我也是个不问政治的人，这一点，咱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了。（飞机声）好，再见！

〔原十和安德逊下。〕

〔老觉望着远去的背影，把饭盒放在桌子后面，蹲了下去。〕

阿方 （气冲冲上）给美国人运炮弹，去屠杀自己的同胞，我……（气愤地坐下）

〔这时，几架飞机低空掠过，发出刺耳的叫声。〕

阿方 （抬头望着远方的天空）强盗！双手沾满鲜血的强盗！

〔又是一阵飞机声。探照灯起，飞机就要着陆了。〕

阿方 （心生一计）对，关掉探照灯，我叫你摔个粉碎！

（看看四处无人，抄起一把斧子，直奔电闸板上的开关）

〔忽然一只大手从后边抓住阿方的手腕，阿方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老觉。〕

老觉 你要干什么？

阿方 （误以为老觉不怀好意，要扑过去）好哇！你在监视我，我到底没看错你！

老 觉 （低沉而有力地）站住！（往外看了看，低声地）年青人，我赞成你的举动，可是切断探照灯的线路，只能毁掉它几架飞机，机场上还有一座化学毒药仓库、两座弹药仓库，其他飞机还不是照样去做坏事，你这能顶什么用？

阿 方 （疑惑地望着他）那你是什么人？

〔远处有脚步声。〕

老 觉 干活吧，把工具箱整理一下。（然后自己埋头干活）

〔原十上。阿方警惕地靠在工具箱边，手握斧子，以防万一。〕

原 十 阿方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（见阿方神色有点不对）你想搞什么鬼？

老 觉 （机警地）原十先生，是我叫他回来的，三号线路要维修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！

原 十 搬炮弹更重要……

老 觉 三号线路要是出了故障，飞机降落就要出事。阿方，把螺丝刀给我，快！

原 十、（无可奈何地）那好吧，干完了就快回去，机场上很忙，懂吗？

老 觉 放心吧！我知道应该叫他干些什么。

〔原十下。〕

阿 方 （松了一口气，望望老觉，心情激动地）老觉大伯，你不生我的气吧？

老 觉 你没有做什么错事，我干嘛要生气呢？

阿 方 可是，刚才我把你当成了坏人，差一点就……

老 觉 不要說那些了，小伙子。可你为什么一个人独自行动呢？

阿 方 这样可以不連累別人。

老 觉 不連累別人？

阿 方 是啊，你知道，我跟这些强盜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哪！我的家……（不願意說下去）

老 觉 你的家在哪儿？說說嘛。

阿 方 我的家，原先就住在这个飞机场南边的村子里，可是，美国人硬說村里有游击队，就把整个村子用鉄絲网围起来，然后扔进了汽油弹，大火烧了一天一夜。沒跑掉的乡亲们，都叫他們抓起来剖腹、挖肝和活埋了。我的爸爸、媽媽和十二岁的小妹妹就这样死在敌人手里。我这次回来一看，那里已經盖起了美軍宿舍大楼，連家里人的尸首都沒有見到！老觉大伯，您想想，在这些仇人面前，我能再去給他們运炮弹嗎？

老 觉 是啊，当然不能。可是你想过沒有，在咱們越南，有多少人失去了父母，离开了家乡，誰的心里沒有仇，哪个人心里沒有恨哪！

阿 方 就是啊，所以我們不能这样忍下去！

老 觉 当然不能。你再想想，几年前我們南方是个什么样子，那时候咱們手里还一无所有，敌人在我們的土地上可以任意橫行霸道，可是現在呢，我們搗毀了他們几乎全部的“战略村”，解放了五分之四的土

地，这个胜利又是怎么得来的呢？难道靠你这样蛮干就行嗎？

阿 方 蛮干？不，宁可死在敌人枪口底下，也不能这样苟且偷生的活着。我要跟他们拼到底，这个心，我已经定了。

老 觉 不，照你这样干下去，不但要暴露自己，而且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。

阿 方 我们的事业？……

老 觉 对！我们的事业，不单是炸它几架飞机，也不单是为了——一千四百万南方人民的利益，我们也是在用鲜血保卫北方同胞，也是为了保卫全世界人民的利益。阿方，要看得远些呀！

阿 方 說得好！老觉大伯，您是……

老 觉 我是电机房的工人。

阿 方 不，老觉大伯，我一切都懂了。您带着我干吧！我要永远记住“宁死不受奴役”的誓言。把我的一切贡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！

老 觉 好啊！孩子，祖国很需要你这样的年青人，咱们应该团结在民族解放阵线的周围，团结一心，战斗到底！

阿 方 团结一心，战斗到底！

〔灯暗。音乐。追光起，阿方站到台前，对观众——

阿 方 从那天起，我才真正了解了老觉大伯是个什么人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才真正成了一个革命战士。在

老觉大伯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，我更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面目，坚定了斗争的信心。有一天，我们接受了命令，准备完成这样一项任务——

〔追光暗。灯亮。仍然是夜间，仍然在电机房内。原十正向安德逊报告情况。〕

原 十 安德逊先生，我看阿方这小子有点儿来头。这些天他表面上比以前顺从多了，可是常常躲在电机房后边的高地上，两只眼睛里闪着鬼火，好象在观察地形，说不定他是个危险分子！

安德逊 那个老头子怎么样？

原 十 和以前一样，看不出什么。

安德逊 你立即监视住阿方，不要叫他走掉，我这就来。

原 十 是。

安德逊 还有，昨天运来的一百箱火箭和两千吨弹药都放在二号、三号仓库里，那里的安全措施要格外注意。

原 十 安德逊先生，咱们机场周围有三道铜墙铁壁的防线，就是麻雀也飞不进来！

安德逊 不要太乐观了，共产党和游击队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送上天堂的，这些日子，各个地方的教训还少吗？

原 十 是，我叫警卫队在仓库附近加紧巡逻。

安德逊 还有，昨天调来的B—57型重型轰炸机，要注意安全。

原 十 是。

〔安德逊下。〕

〔阿方从电闸板后走出。〕

原 十 阿方，干什么哪？

阿 方 修理保险。

原 十 噢。

阿 方 原十先生，每天你都忙得站不住脚，今天怎么倒闲起来了？

原 十 太累了，歇一会儿。

〔老觉上，看看表。〕

原 十 老觉，干什么去啦？

〔老觉举起饭盒示意。〕

原 十 噢，螺絲釘。

老 觉 原十先生，安德逊正在发脾气哪！

原 十 在哪？

老 觉 在南边一号仓库门口。

原 十 啊……好。（欲下）老觉，你先不要离开这儿，我这就来。（下）

阿 方 老觉大伯，浓缩炸药拿来了？

老 觉 在这里边。（举起饭盒）

阿 方 好，再过二十分钟，就送这些狗东西升天堂。

〔老觉示意阿方到门口放哨，他走到闸板后安放炸药，然后走出。〕

阿 方 老觉大伯，各个爆破小组的任务也都分配好了。

老 觉 刚才又得到新情况，昨天调来了B—57型轰炸机，这显然是要去轰炸咱们北方的。我们不能叫飞贼去

残害北方同胞，要坚决炸毁它。

阿 方 老觉大伯，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

老 觉 好，十二点钟看到电机房爆炸，你立即行动。

阿 方 还有十分钟就到十二点了，您快转移，顺南边的下水道出去。

老 觉 不，我的任务是炸毁这座电机房，这是整个飞机场的心脏，如果这里的爆破任务不能按计划完成，还继续给敌人供电，那整个计划就要受影响了。我准备了两个计划，万一临时发生了情况，我就合闸爆炸。

阿 方 合闸爆炸？那连您自己也跑不出去了！您走，把这个任务交给我。

老 觉 原十已经钉上你了，我来完成更方便。

阿 方 可是我不能亲眼看着您去牺牲啊！

老 觉 干嘛要牺牲啊？我还要看到祖国的统一哪！孩子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那样做的。

阿 方 那……这可很危险哪！

老 觉 干革命，就要担风险，就免不了流血牺牲。为了革命，就是死了，也是光荣的。你还年青，应该为祖国，为世界革命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呢！

阿 方 （激动地）老觉大伯！（拥抱老觉）

老 觉 别这样，孩子。炸完飞机场，你就到南边树林和解放军联系。（掏出怀表）他们的负责人叫阿龙，把这交给他。快走吧！（二人握手）

〔阿方欲下，原十上。〕

原 十 阿方，干什么去？

阿 方 我去变压器室检查线路。

原 十 用不着你去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

阿 方 这是我的职务，要是出了事誰負責？（欲下）

原 十 站住！別装蒜了！你以为我是傻瓜，看不出你要的鬼把戏？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，哪儿也不准去！

阿 方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原 十 什么意思？嘿嘿，你是个危险分子，老子早就钉了你的梢。

阿 方 我是越南工人，是我们国家的主人！只有那些失去血性、认贼作父的人才是我们国家的危险分子！閃开！

〔原十打了阿方一巴掌，阿方回击一拳，原十倒在老觉怀里。〕

原 十 老觉，给我抓住他！

老 觉 我一定抓住他。（伸手卡住原十的脖子，把他拉到隔板后面，紧接着传来一声大叫，老觉走出）

阿 方 离十二点只差八分钟了，您要快点轉移。

老 觉 你不用管了。告訴同志們，我保證完成祖国人民交給我的任务。

阿 方 安德逊来了！

老 觉 快走！我掩护你。

〔阿方急下。安德逊上。〕

安德逊 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原十到哪儿去了？

老 觉 刚才好象还在这儿，这会儿也許到厕所去了。